

萧山市文联编

萧山文学五十年作品选

卷

散文

萧山文学五十年作品选

散文卷

萧山市文联编



杭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萧山文学五十年作品选/《萧山文学五十年作品选》编委会编·一杭州:杭州出版社,2000.9

ISBN 7—80633—239—1

I. 萧… II. 萧… III. 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浙江—
萧山市 IV. I218.5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45777 号

萧山文学五十年作品选
散文卷
萧山市文联编

责任编辑:周 昆

出版发行:杭州出版社(杭州体育场路 286 号 邮编 310003)

印刷:萧山日报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

字数:150 千

2000 年 9 月第一版 2000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33—239—1/G · 139

总定价:60.00 元(本册定价 13.00 元)

总序

王玉明

弹指一挥间，萧山伴随着共和国走过了艰难而又光辉的半个世纪。编辑出版的这套《萧山文学五十年》丛书，就是这一段岁月的写照，也是对这一时期萧山文学发展的回顾与总结。

萧山地处钱塘江南岸，历来人杰地灵。古越文化的千年积淀与滋养，江南浓郁的地域文化氛围，萧山人民搏击时代潮流的精神，为当代萧山作家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激发了萧山作家纯美的艺术灵感，开拓了萧山作家无穷的想象空间。在逝去的流金岁月里，在时代的呼唤声里，一代代作家以一颗颗挚诚的心奉献了优秀的作品。《萧山文学五十年》丛书汇集了自建国以来萧山作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精品力作，共 60 万字。从整体上看比较客观地显示出萧山文学创作的水准及发展态势。

这套丛书的作品曾经在地(市)级以上刊物发表，作家的职业各异，地域遍布萧山城乡各地。作家们把文学当作他们的一种追求，是严肃的，而非嬉戏。揭示人性真善美、弘扬时代精神、体现地域文化特色是小说的精髓。如阮未青的《一分田》在 1960 年《人民日报》发表后，被多种报刊转载，影响甚广；施加勇的《那边有个快活林》在《青年作家》发表后，即被《作品与争鸣》转载；又如陆亚芳自长篇小说《沙地》获省“五个一工程奖”后，又创作了多个中篇及

短篇小说。散文是至真性情的吐露，字字句句渗透着对一方乡土的眷恋与感恩。杨敏生的散文集《羚羊集》获省“新时期（1979—1989）散文集奖”；刘宪康的《计从何来》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被收入当时的语文课本；徐亚平的散文《纤夫》在《美文》发表后入选《美文》珍藏本；虞敏华的《金项链》上了《人民文学》。萧山的诗人以一腔热情与一颗滚烫的心讴歌伟大的时代，讴歌勤劳的人民，讴歌火热的生活。陈涛的组诗《人在旅途》参加全国青春诗会，又以组诗《列车进入峡谷》获“萌芽文学奖”。许多诗人的优秀作品分别在省市乃至全国性刊物上发表。萧山的青年诗人更形成了一个群体，多次在上海《萌芽》杂志刊发专辑，展示了萧山诗人的整体实力。丛书中的报告文学专辑，则用生动的笔调艺术地反映了萧山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展示了萧山企业家们投身改革开放、开拓创业的精神。

萧山文学事业的继续发展，尚有待于萧山作家们对生活的更深体验，需要作家们更辛勤的耕耘，才能涌现更多的力作。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作品，人民呼唤精品，一个城市品位的提高离不开文化的浇灌，离不开文化名人的作用。通过这一套丛书的出版，希望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涌现出更多的名人佳作，使得萧山的文学创作呈现百花齐放的喜人局面。

目 录

王玉明	总序	1
马达远	“捣衣”是怎么回事	1
	小学生也该读点古文	3
	纪念修辞学家郑奠教授百岁诞辰	5
马晓才	相声的悲哀	9
马爱平	女人的年龄	11
马毓敏	一窗风景	13
孔春秀	祖母	16
王 建	重归“桃花源”	19
王长生	抢潮头鱼的人	22
王长青	忧说“黄金宴”	24
王建新	越剧情结	26
王惠林	擦肩而过	28
毛品磊	南瓜子	31
方晨光	钓虾	33
朱华贤	老师,你读课外书吗?	37
许绍雄	垂钓者说	40
许唯放	“XXXL号”的贝格玛	42
刘宪康	计从何来	45
	也谈卢纶的《月夜》诗	47

陆红燕	幸与不幸	51
陆亚芳	六十年代的结婚照	53
陆明杨	看外与量己	55
陈 涛	银元	57
陈于晓	奶奶的玩具	60
陈晓旺	城市味道	61
陈焕琪	情系夜校	63
邵刚亮	日出山村	65
邵连生	细雨霏霏话雨伞	67
	运动鞋热销的启示	68
苏镜波	墓碑前的约会	70
汪炳辉	不能忘却的记忆	72
张水明	越剧迷	74
张剑秋	樊老师	76
杨敏生	声色之想	78
李乍虹	船	83
	心病	86
李仲芳	童年的夏夜	90
来火明	正月的年糕	92
来妙龙	李白、唐寅与“明星效应”	94
来载璋	闲话垂钓	96
	鸭趣	97
	我在寻找一颗星	98
金阿根	哦,那个神秘的竹筒	101
俞梁波	列兵的歌	104
胡 潜	指路人	106
胡文光	鳌老虎绝技	108
胡仁章	家有笑妻	110

胡传浩	棋瘾	112
赵金海	诗与谜	114
郭亮	桃花坞的喜悦	116
	散文三章	117
袁天美	我们的幸福属于千百万人	125
	一件终于织完的毛衣	127
徐龙渊	何不换种想法	129
徐亚平	相亲	132
	纤夫	136
徐晓明	我和小外甥女	140
钱家良	往事三记	143
高娇娜	月光	145
康景丽	杨梅	150
戚小虹	父亲带我去上班	152
章耀海	“近水楼台”莫得“月”	154
	踏沙·戏浪·拾贝	155
傅舜宁	当孩子手中有了钱	158
	下了一次海	159
蒋荫炎	想念燕子	163
虞诵南	高高的银杏树(外一篇)	166
虞敏华	金项链	169
	不是爱风尘	171
管思耿	奇花异卉分外娇	174
	越王城探奇	176
戴国文	一个统计员的甘苦	179

马达远

“捣衣”是怎么回事

李白《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捣衣”，舒芜《李白诗选》的注说是“洗衣时，将衣服浸湿，放在石上，用木棒敲打，代替手的揉搓”。高中《文学》第二册的注也是这样说的。这样解释，有两个问题。第一，这首诗是说思妇怀念远戍的丈夫，写洗衣服和盼望“良人罢远征”有什么关系呢？第二，一般的习惯，洗衣服总是日间洗的，洗过了马上晾在太阳底下。这儿洗衣服为什么要在“一片月”的夜晚呢？一家这样还可以解说，“万户”为什么都是这样呢？

“捣衣”在六朝及唐人的诗歌中往往出现。还有专咏捣衣的，如谢惠连、柳恽、温子升、王湾、李白、杜甫都有《捣衣》诗（温子升《捣衣》诗见明杨慎《艺林伐山》卷十七，商务丛书集成本；王湾《捣衣》诗见《全唐诗》卷4，只有两句）。根据这些诗，可以知道那时出征军人的妻子，每至秋季（迟的也有在冬初的）就为丈夫准备寒衣寄至戍所。唐诗人王驾《古意》就是咏这件事的：

夫戍边关妾在吴，西风吹妾妾忧夫。

一行书信千行泪，寒到君边衣到无？

至于准备寒衣的过程，一般是先把纨素之类做衣服的原料捣春，然后剪裁缝纫，远寄戍所。谢惠连的《捣衣》诗（见《古诗源》）描

绘这种情况比较清楚。他说，在一个明月寒蛩的秋夜，白露润湿了园圃的菊花，秋风吹落了庭中的槐叶。这时，美人走出北房，到南阶，为她出征的丈夫捣衣。直累得微汗沾湿了额角，才算把纨素捣完。接着她从竹笥中拿出剪刀来裁，为远征万里的良人缝成衣服。

江淹《悼室人》诗说：“秋至捣罗纨，泪满未能开。”(《江文通集》卷4，四部备要本)温子升《捣衣》诗也说：“长安城中秋夜长，佳人锦石捣流黄。”可见古人的捣衣，是捣做衣服的料子。因为生丝织成的罗纨、纨素、流黄之类不柔软，必须捣春以后，才好缝纫成衣。杨慎引六朝人所画捣衣图后行书魏瓘赋说：“拽鲁缟，攘皓腕，……杵有声兮衣可缝。”(《丹铅录》，见《升庵全集》卷五十七，万有文库本)鲁缟是指山东出产的生绢，这里明白指出它经过捣春以后才可以缝制衣服(赵邦彦先生告诉我，不久以前，浙江诸暨、绍兴一带还有把生丝织成的绢送到绍兴城内捣春以后再用来做衣服的习惯)。以上所引材料可以证明，古人所说的捣衣并不是洗衣服。

“捣”的意思，杨慎《丹铅录》引《字林》说：“直春曰捣。古人捣衣，两女子对立，执一杵，如舂米然；今易作卧杵，对坐捣之，取其便也。”捣衣所用的石头叫“砧”，所用的棒叫“杵”，古人常把这两样东西连在一起说，拿来指捣衣这事。如何逊诗：“砧杵鸣四邻。”(《赠族人秣陵兄弟》，见《何水部集》)几起诗：“千家砧杵共秋声。”(全唐诗)卷九)捣衣既然是两女子对立着或对坐着捣，杨慎又说他“尝见六朝人捣衣图，其制如此”，而且更引图后行书魏瓘赋证明说：“拽鲁缟，攘皓腕，始于摇扬，终于凌乱”(《丹铅录》)，那并不是洗衣服更是显明的了。

捣衣的时节，许多诗说是秋天的夜晚(只有杜甫《捣衣》诗“秋至拭清砧”说得比较含浑)，也有说是初冬夜晚的(曹昆《夜听捣衣》诗说“寒兴御纨素，……冬夜清且永”)，李白《捣衣篇》则说是春风落花时节。捣衣在夜晚，可能是妇女在白天多忙于别的劳动，也可能是由于诗人的描摹，——白天不见得就没有捣衣，不过夜阑人

静，砧声远闻，更容易引起诗人注意，而且这样写法也更容易使读者对思妇同情，增加艺术效果。好在上面已经探讨出捣衣并不是洗衣服，那么究竟是只在晚上还是在白天，对于我们所研究的问题关系是不大的。

载 1957 年《语文学学习》

小学生也该读点古文

我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文化辉煌。但是，在我们祖先所创造的琳琅万轴、绮丽奇伟的知识宝库里，这些记录着数千年以来的社会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书籍，几乎都是用文言文写的。如果我们不攻破文言文这一关，就不得其门而入，更谈不上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了。为此，在儿童时期就应该学习一些简易的文言文，为将来进一步学习深造，打下良好的基础。

谁都知道，让儿童读一点古文，并不是什么发思古之幽情，也不能单纯地从语言角度出发，而是要向儿童进行美育、阶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我们可以有意识地选一些对比鲜明的文字，如“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孟子·梁惠王上》），“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上》）等，使儿童认识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是一个人吃人，一个阶级压迫、剥削另一个阶级的社会，从而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也可以选“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丘迟《与陈伯之书》），“风烟俱净，水天一色……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吴

均《与宋元思书》)等优美散文,使学生受到丰富深刻的美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

小学生读一点古文,还可以从古代志士仁人的高风亮节中得到启示,受到教育,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从古代哲学家的作品中受到辩证法、人定胜天、无神论的教育;从“铁杵磨针”等故事中,学习前人勤学苦练的精神。

儿童时期是人生记忆的黄金时期,利用这个时期好好学习,必然事半而功倍。如果我们有计划地、有重点地让小学生学一些古代神话、传说、寓言等文言短文,以及名家语录、警句等,熟读背诵,那就不仅可以陶冶性情,丰富想象,提高艺术鉴赏能力,而且为将来进一步学习文言文奠定基础,甚至对一辈子学习、工作、生活都将产生良好的影响。

儿童学习古文,不仅必需,而且是可能的。古今中外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的实践证明,他们之所以博学多才,跟他们在儿童时期就开始学习灿烂的文化遗产有关。鲁迅、郭沫若在小时候就读了许多古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为以后文学创作和科学的研究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是尽人皆知的。苏步青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但他同时又擅长于写诗写文章。他的语文基础就是在进中学以前奠定的。他9岁时就读《论语》、《左传》;后来用《左传》笔法作文,被列为全班第一。教师问他,“这是你写的吗?”他说:“是的,我会背《左传》。”老师挑了篇让他背,他很快就背出来了。老师叹服不已。苏老认为:“现在的学生语文基础不够扎实,古文学得太少。”这些老前辈的学习经验值得我们重视。

现行小学语文课本中,已选了一些古诗,很受师生欢迎,可惜数量还少一些。今后还可以适当增补一些思想性、艺术性比较好的短篇古文。在全国关于古文方面的小学统编教材尚未编就之前,建议省有关部门组织人力,根据地区特点选编一些。

载 1982年《浙江教育》(小学版)《小学语文教师》

纪念修辞学家郑奠教授百岁诞辰

今年是我从浙江大学毕业 50 周年，也是恩师郑奠教授百年华诞。1944 年下半年我们在龙泉浙大分校读三年级时，教古代汉语的陈季侃先生忽然辞职不干了，校方乃为我们聘来原任北大教授因故未去西南联大的郑奠先生到浙大任教，同学们闻之不胜雀跃。

郑先生是 1945 年上半年到浙大龙泉分校的，那年他虚龄 50。他任我们师院国文系主任，教古代汉语。他说的是诸暨口音普通话，满面笑容，穿一件丝棉袍，外罩一件蓝色长衫，温文尔雅，是一副蔼然长者风度。他主讲古代汉语语法修辞，上课时，随带教学笔记，未携许多参考书。讲课时先在黑板上抄下大标题，而后随题发挥，遇到少数引用的疑难词句，才板书解释。他给我们的印象是“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他话语不多，对学生总是轻声慢语，笑容可掬，很有耐心，未见他发过脾气。

他很少谈自己，20 年代在北大讲修辞时，就著有《中国修辞学研究法》讲义，以资料丰富著称，其中也夹有作者的修辞观。该书虽未出版，但作为讲义，在社会上传播很广，影响较大；加之陈望道先生在其名著《修辞学发凡》中称道了这本讲义，说“郑奠氏的《中国修辞学研究法》便是……关于中国修辞古说的参考说。”尽管当时浙大龙泉分校人材荟萃，文科学者云集，一代词宗夏承焘、学贯中西的徐震堧、元曲专家王季思、少壮派文士任铭善，都学识渊博，或有专著，或发论文，报刊文章不断，可郑先生声名颇大，且有陈望道为之推荐，所以浙大学生对郑先生期望更殷。学生当面向他，先生

为什么不出书？不发表文章？他笑嘻嘻地以陆游《示儿》诗回答：“‘古人学问不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和春蚕一样，正在如饥似渴似地大口大口吃桑叶，蚕老终归要吐丝的。”先生淡泊宁静，不贪蝇头微利，不汲汲于蜗角虚名。首先是充实自己，矻矻穷年，焚膏继晷，潜心于钻研学问。1945年夏抗日战争胜利，暑后浙大分校从龙泉迁返杭州，我们师院在罗苑（一称哈同花园，在平湖秋月隔壁，今围墙拆除，辟为游览区）。这年，郑先生更忙了，除本来工作外，还要指导我们四年级写毕业论文，联系学生教学实习的中学。

我与查治予、邓克明常到先生罗苑办公室和清河坊寓处向先生请教。他寓处一架架书，我们很羡慕，不要看现在大小成语词典、字典、辞书充斥书肆，那时我们穷大学生要查一个典故、一句成语非常困难。某次我们问先生，按部就班的“部”何义？为啥不能作“步”？先生随口背出陆机《文赋》：“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并当场翻书给我们看。我们又问：故步自封与固步自封孰是？先生说，从守旧、不图进取这意义来说可以通用；但“故步”有“邯郸学步”出典，使人领会到“学步于邯郸者，未得国能，又失其故步，直匍匐而归耳”的更形象生动，受教育更深。

由于写毕业论文，我接近先生的机会比较多。我的论文题目是《〈左〉〈国〉异同》，先生说：“你的论文主要靠读原著，做读书札记。《左传》须参看《十三经注疏·左传正义》杜注孔疏，有助于了解左氏之义；《国语》参看韦昭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关说明应该看，至于所列书目有时间可以检阅一些，不可贪多。”他给我的几份参考资料，给我的启发很大。

先生治学谨严，我看他的桌上、书架上一本本、一摞摞全是日积月累的资料。他的读书笔记是用毛笔一丝不苟地写在十行纸簿子上。有人说先生“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从先生博览群书、勤于蓄积资料、不急于发表、不图名利来说是对的。但说先生“不问收

获”，那就不完全正确了，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先生是修辞学者，也是教育家，不图快，不只看眼前利益，他做学问，把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在北大编的那本有名的讲义，就是根据平时讲课积蓄的材料整理提炼而成的收获成果。他在浙大教古代汉语语法修辞多年，写了大量的教学笔记，而他的读书不是一般地浏览涉猎，乃是有目的地搜集古书中语法修辞资料，为他日著书作准备。

1950年先生在浙大时曾被选为浙江文联副主席。1952年调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专心致志地研究古汉语语法修辞问题。先是把高校教学和科研结合所积累的资料，分类整理，又于浩瀚的古代典籍中所札录的笔记，爬梳剔抉，编撰成《古汉语语法资料汇编》（与麦梅翘合编），出版后寄一本给我，使我对《马氏文通》以前中国语法概况有一个粗略的了解，对我后来教古代汉语有很大的帮助。出一本书很不容易，50年代编撰成的书，60年代初才出版。而与之同时编写草创成书的《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1960年也完成80万字的初稿（与谭全基合编）。经组内同志分头披阅，打算进一步修订后出版。可惜先生后来忙于别的研究项目，加上1964年以后疾病缠身，一时完成不了编此书的任务。苍天无情，先生于1968年逝世。现在放在我面前197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的55万字《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已距先生离开人间11年。先生学识渊博，所著之书取材丰富、功力深厚，另有修辞学、语言学论文多篇。真是“大器晚成”，应了先生“蚕老吐丝”的前言。

郑先生（1896—1968）名奠，字石君、介石，浙江诸暨人。1920年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由讲师升教授，并曾兼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先生是修辞学家，富于感情，也擅长写文艺作品。如《片断的回忆》，以文艺笔调，简洁地回忆他和鲁迅的友情：1923—1926年三年中二人在女师大一起教书，共同斗争，经常见面，并说女师大风潮，将另写一篇短文。

1928—1929年先生在杭州接待鲁迅，反映了二人的诚挚友谊；在川岛文中（《忆鲁迅先生1928年杭州之游》）也反映出先生和鲁迅的亲密关系。

先生对学生的生活、工作、进步也非常关切。在旧社会毕业即失业。没有人事关系，你即无立足之地。1946年我从浙大毕业，先生凭老关系介绍我到绍兴县中任教，校址即原秋瑾大通学堂。查治予到先生故乡诸暨私立中学教书。其他同学也都靠先生安排，各得其所。先生的恩情，真是道不尽，说不完。

附记：笔者撰此文时，承现代语言学家、复旦教授、浙大窗友胡裕树先生提供许多宝贵资料，深得教益；又浙师大退休教师、浙大同班老友卢国琛先生也提供一些难得的材料。在此一并致谢！

载1996年《修辞学习》

作者简介 马达远，1917年8月生，江苏淮安人。前国立浙江大学毕业后，曾在浙江湘湖师范、萧山中学、杭州师范学院教书育人40余年。80年代曾任浙江文艺、古籍出版社业余编辑，审阅过《杜诗论丛》、张岱《夜航船》。

著有《秘书学通论》（与人合编）、《公务用文的撰写》、《国语故事选译》、《实用秘书学》、《藕湖斋文稿》等多部。

马晓才

相声的悲哀

国人对于相声的热爱一如欧洲人对于足球。因了一个个精美绝伦的段子，相声这一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艺术，曾经有过辉煌的年代，其表演者更是让人爱戴，无论是侯宝林抑或马季，中国人如数家珍。

相声所遭遇的强有力挑战便是戏剧小品。浓郁的语言特色，厚重的文化底蕴，加上灵活多变、妙趣横生的表现手法，使得相声及其表演者们陷入尴尬的境地。但是，相声的真正末路却来自于相声自身。

没有一个相声迷能够心甘情愿地泪别相声，宛如没有一个足球迷在对中国足球怨声载道的同时会抛弃足球，但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相声本身的平庸与粗俗，的确让人难以容忍！

春节联欢晚会早已被中国人公认为一年一度最具档次的文艺表演形式，几乎每届总导演都声称入选的每一个节目都是百里挑一，精益求精。基于此，相声在晚会中的比重因此也便年年夕阳西下，在相声已经不再担纲的今天，相声迷对于高品位相声的渴求也便日益上升，然而，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从某种意义上讲，姜昆当坐今日中国相声界第一把交椅，可是我们所看到的姜昆却是装模作样地唱几句歌，自作聪明地找找所谓的韵律。相声在这